

## 因为爱情

□ 刘小麦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忠贞与浪漫。

列车在西藏大地奔驰,一个老奶奶正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远处是连绵的雪山,成群结队的牦牛一闪而过。她叫张廷芳,是西藏大学原副校长。

1965年,活泼可爱的北京姑娘张廷芳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班上的一个藏族男生非常引人注目。就跟他的名字一般,次旺俊美,长相俊美,还特别有才。张廷芳暗暗喜欢上这个男生,次旺俊美很快就察觉到了。在此后的相处中,他们有相同的感受,彼此分开一小会儿,就开始想念对方,而见面却傻笑,这种奇妙的感觉大概就是爱情吧。

不知道为什么,临近毕业的时候,张廷芳感到次旺俊美在躲自己。难道自己遇上“毕业分”了?学校的恋人因为毕业分手的不在少数。原来,次旺俊美知道她是独生女后,开始打退堂鼓,“我很可能要回西藏。”张廷芳则非常坚决,她愿意去西藏。她的父母开始不答应,架不住她的执拗,只有尊重女儿的选择。

婚后,张廷芳跟随丈夫来到西藏当老师。当时火车没有开通,他们翻山越岭,辗转15天才到家。到家后,次旺俊美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深情地说:“古时候文成公主进西藏,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文成公主。”张廷芳听后喜极而泣。

初到西藏,张廷芳生活上完全不适

应,高原带给她高原反应,加上饮食也不习惯。但真正让她犯愁的是工作上的问题。当地的学生都是藏族,不懂汉语。一开始,张廷芳觉得无从下手。学生每天上课就瞪着大眼睛看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啥。张廷芳回到家大哭了一场。次旺俊美安慰她说:“方法比问题多,不着急,总会有办法。”第二天清晨,张廷芳看丈夫在桌前奋笔疾书。次旺俊美想了整整一夜,想了个好办法。他帮助张廷芳把课本中的生词翻译成藏文,让她上课时抄在黑板上,有了汉语、藏文对照,学生方便多了。但藏族的孩子学习困难很大,他们自编了一套拼音、汉文、藏文对照的《汉语文》教材,效果还不错。

这些藏族的孩子很淳朴,起初他们跟张廷芳不熟悉,很少跟她交谈。熟悉之后,他们下课围着她问这问那。有的问她:“北京的小朋友长啥样?”更多的人问她:“你为什么到西藏来?”每当这时,张廷芳都会逗他们:“我喜欢你们这里的天、空气,更喜欢你们这里的人。”

一个北京姑娘甘愿放弃京城生活,在西藏过着简朴的生活,次旺俊美感到很愧疚。学校一放假,次旺俊美就带着她出去游玩。西藏的天然景致,风土人情都很吸引张廷芳。最主要的是,有爱自己的人在身边,她的每一天都很快乐。

1983年的一天,次旺俊美告诉张廷芳西藏要筹建大学了。张廷芳比丈夫还

开心,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是值得骄傲的大事。从那以后,次旺俊美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张廷芳担心他的营养跟不上,特意托人到北京买了豆粉给他喝,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

1992年,次旺俊美因工作需要调到西藏民族学院,张廷芳很想跟他一起去,但考虑到婆婆已经70岁,需要人照顾,她毅然决定留下来。爱屋及乌,次旺俊美爱的人就是自己爱的人。白天她上班,下班后又要照顾孩子和老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原本两个人干的活,现在都得她独自承担,她从来不喊累。想丈夫的时候,她就给他写信:“青藏铁路通了,我们俩重新走一遍当年进藏的路。”次旺俊美跟她约定:“我还要陪你逛北京,再去海南。”

就在他们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2014年初,次旺俊美被查出癌症晚期。12月5日,他永远离开了她。

现在,次旺俊美去世已多年,而张廷芳感觉丈夫一直在她身边,从未离开。她常常听的歌是《因为爱情》,正像歌词中唱的那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在《国家宝藏》节目的舞台上,有人说张廷芳是“现代文成公主”,张廷芳低调地说:“我没有她伟大,我是因为爱情。”

——摘自《读者》

## 弗林效应

□ 文嘉

与你的父亲相比,年轻的你是否更聪明?答案取决于,聪明如何被衡量。如果聪明是指能够迅速学会或者发明新的策略来处理新的问题,那么你多半更聪明;如果聪明是指能够熟练使用已经学会的知识与技能来解决熟悉的问题,那么你的父亲多半更聪明。对聪明的前一种衡量就是所谓的流体智力,而后一种衡量就是所谓的晶体智力。

不同的衡量方式之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显然是因为你比你的父亲年轻得多。其实,由于年龄相差较大,你与你的父亲缺乏可比性。或许更有意义的比较是,你是否比你的父亲在年轻时更聪明?科学家詹姆斯·弗林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基于大量经验证据,他发现,智商测验的平均分数在历代人身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是著名的弗林效应。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此效应,弗林设想了一个例子:

1952年,有一位25岁的荷兰女性进行了有关流体智力的瑞文智商测试,分数为110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她一直在学校给年轻的学生授课。如果在1952年将她的这个测试分数与学生比较,那么她要比75%的学生更聪明;如果在1967年进行比较,那么她和学生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在1982年进行比较,那么情况发生逆转——75%的学生比她更聪明。亦即,尽管让她的智商测试分数一直稳定于110分,但历届学生的智商测试分数却显著增长。

“长江后浪推前浪”,弗林效应意味着,你多半比你的父亲在年轻时更聪明,当然你的爷爷在年轻时就可能更加不如你聪明了。总结起来,关于弗林效应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四种假说:

营养与健康假说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营养与健康水平的改善,其相关的经验证据是:将来自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儿童随机安排到接受营养供给的实验组和不接受营养供给的对照组,可发现实验组在后来进行的智商测试上表现更好。

教育水平假说认为,这主要归因于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接受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另外,每一代人的父母亲要比上一代人的父母亲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从而也有助于每一代人智商的提高。

科技进步假说认为,电视、电脑的普及,电子游戏的盛行,以及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刺激了儿童的智力增长。

杂交优势假说认为,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人们有更多机会和那些在遗传上与自己相似更少的异性进行婚配,从而使得后代更加健康聪明,更少受到有害隐性性状的影响。

然而,或许有人会这样反驳:“为什么不是因为年轻人对那些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智商测试题目接触更多,从而导致分数更高呢?毕竟他们从小就热衷于玩‘脑筋急转弯’游戏,而上一代人在小时候却很少玩这样的游戏。”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2009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婴儿在完成适用于其年龄段的智商测试时也呈现出弗林效应,而他们应该不熟悉那些智商测试题目。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弗林效应,或许存在争议。不过真正让人费解的是,较新的研究表明,这个效应正在减弱,甚至开始出现逆转,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摘自《意林》

## 点滴

## 空果壳

□ 高建群

人生非常像一群猴子在抢一个空果壳。力气大的猴子抢着了,砸开一看,发现里面是空的。

中国的老庄哲学讲究一个“空”字,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抢着空果壳的猴子,我们是失败者。不过最大的失败者却是那个抢着了空果壳的猴子。他已经知道果壳是空的了,但是脸上还得强装出得胜者的笑容。他更累。

——摘自《相忘于江湖》

## 破碎与完整

□ 酱香老范

曹雪芹历尽人间沧桑,写就《红楼梦》,用的是一颗支离破碎而又浑然如补天之石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位曾在刑场上差点儿被执行死刑的作家,凭借天崩地塌的内心经历,写出多部杰作,成了“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诗鬼”李贺英年早逝,其创作态度坚毅勇猛,连他母亲也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

心不破碎,艺术不完整。  
——摘自《青年博览》



南瓜园里,南瓜的小苗刚刚露头时,萤火虫就拿它当鲜嫩的点心来啃食,几只萤火虫就能把它啃得麻麻点点,让可怜的小南瓜苗断了生机。

农场老周为我们示范怎样为柔弱的小苗驱赶萤火虫:他从镇上学校食堂里搜罗来成筐的鸡蛋壳,用火钳夹着,逐一在火苗上燎烤,直到鸡蛋壳发出微微的焦气。然后,再搜罗一些竹篾,钳断筷子做成小棍,在南瓜苗的近旁用小棍支起烧焦了的鸡蛋壳,如同撑起一顶顶迷你的华盖。

萤火虫惧怕焦壳的气味,有了这个防护措施,它们就避而远之了。等南瓜苗长大,伸展日新月异,叶子转眼间比巴掌还要大,农人们就不管萤火虫来不来吃了。喷杀虫药的办法是他们绝对不喜欢的。夏日的菜园,怎能没有萤火虫飞舞?在农场里,萤火虫绝对不算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害虫,根本不需要用农药来喷杀。

南瓜花开了,农场小孩的夏日游戏,就是蹑手蹑脚走近南瓜花(一般是雄花),右手将花瓣口猛地拢紧,左手掐下花柄,数只萤火虫就由此“入瓮”了。回家后用瓶子把萤火虫装起来,就成了蚊帐里的一盏小灯——亮莹莹的幻想之灯。这种捉虫法,就像跟萤火虫做游戏。被孩子折下来的南瓜花,虽然已经被萤火虫啃出小洞,也会被裹上面糊油炸了当茶点,不会浪费。

## 大自然的迷局

□ 明前茶

## 文苑

相比之下,喷药是最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吃了被药放翻的虫子,鸟雀也会中毒的。鸟雀遭毒杀,大自然原本不动声色勾连着的生物链被粗暴地扯断,第二年的虫害会变本加厉。但鸟雀也是要防的。以梨园为例,如果不防鸟,梨子长到乒乓球大小,就会被鸟儿啄一口、啄一口啄出很多洞。梨子还在幼年时期,就毁了。因此,梨子结出来没多久就要被套上小袋子,隔一段时间还要换大袋。这是相当考验人眼、心、手能否合一的体力活:每人肚子上系一个褡裢式的围兜,纸袋就放在围兜里,左手拿出一小沓纸袋,右手飞快地抽、捻、套,用订书机咔嚓一下封口。专注的熟手,扛着沉重的铁梯爬上爬下,一天能套十多棵树,数千只梨子。可有一件事相当奇怪:就算藏在枝条缝隙里的梨子,他们套起来也没有漏网的,但偏偏漏过了向阳面的几只梨。

梨园老板说:“那是给鸟留的。梨不留,鸟不来,梨园里的害虫就会泛滥成灾。”套了袋子也不解决问题?是的,因为梨子需要呼吸,袋口不能封得太死,食心虫完全有缝隙钻进去。这样,套了袋还需再除虫。而除虫就要去袋喷药,那可耗费人工。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留下向阳处最醒目、最甜美的果实,邀请吃虫的鸟儿来驻留。鸟雀的啄食,肯定也除不尽所有的害虫,但有什么关系?有虫眼的梨子收下来,就不卖了,秋天他们会自己熬一些秋梨膏来吃。

农人讲不出“和谐共生”之类的大道理,他们只知道梨子、鸟雀、害虫之间的微妙牵制是大自然布下的迷局,他们宽容地笑着说:“要留有余地,因为大家都要活下去。”

——摘自《扬子晚报》